

LEGENDS

DARTH BANE: RULE OF TWO

达斯·贝恩 II 二人法则

星球大战

[加] 德鲁·卡宾森 著 雒城 译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STAR WARS™

达斯·贝恩Ⅱ 二人法则

星球大战

[加] 德鲁·卡宾森 著 雒城 译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致谢

这本书是在短短六个月时间内完成的——把一个创意变成足以上架的图书，这样的节奏可以说快到了不可思议。我想感谢卢卡斯授权部的所有人，还有德雷图书为此事做出贡献的人们，这份成绩是大家的。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珍妮弗，对于紧迫的截稿时间要求，如果没有她支持的话，我肯定无法完成任务。但最重要的，是要感谢所有购买过《达斯·贝恩：毁灭之路》的读者。没有你们的支持，就不会有这部续作存在。对所有读者，我谨此表示诚挚而谦卑的感谢。

献给我的父母：罗恩和维芙
及我的小妹唐

楔 子

在战场上散乱的尸体之间，达罗维特蹒跚而行。他的头脑因痛苦和恐惧而麻木。死者中有光明面的信徒，绝地的同盟者；但也有黑暗面的追随者，西斯的喽啰。即便在当前的迷茫中，达罗维特也仍在纳闷：自己到底是哪一边的。

仅仅几个月之前，人们还在称呼他童年时的乳名：猫仔。那时候，他不过是一个瘦削的黑发男孩。十三岁的他和表妹小雨、表弟臭虫一起，生活在小小的索莫夫里特星球上。他们听说过绝地和西斯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，但从没想过这会影响他们安宁而平凡的生活……直到绝地侦察员来找鲁特——他们的指定监护人。

侦察员说，光明军的统帅霍斯将军急需更多绝地援军，这事关整个银河的命运。而鲁特监护下的几个孩子，都已经显现了原力方面的才能。

一开始，鲁特并不同意。他说孩子们年龄还小，不应该去参加战争。但侦察员非常坚持。鲁特最终认识到，如果孩子们不肯加入绝地一方，西斯就可能出现，迫使他们加入黑暗面。于是作了让步。达罗维特和他的表兄妹一起，跟随绝地侦察员离开索莫夫里特，前往鲁桑。出发时，孩子们还以为这将是一场伟大冒险的开端。而现在，达罗维特早就不再有这样的幻想。

他们到达鲁桑后，经历了太多变故。一切都面目全非。而这个年轻人——过去几周以来，他经历了太多，再称他为男孩，已经说不过去——完全搞不懂这一切。

他来鲁桑的时候，还满怀希望和野心，做梦都想建功立业，帮助西斯将军和绝地光明军，消灭以卡恩尊主为首的黑暗兄弟会这群西斯。但他没有在鲁桑获得荣耀——不但他没有，他的表弟、表妹也没有。

飞船还没有在鲁桑降落，小雨就已经死于非命。他们刚刚进入大气层几秒钟，就遭到一队西斯秃鹰战斗机的伏击，飞船尾部在战斗中被击中脱落。达罗维特惊恐地看着小雨被卷入狂风。她完全是在达罗维特的臂膀中被硬生生夺走的，随后跌入了数百米下的死亡深渊。

他表弟奥虫也刚刚在数分钟之前丧生，他死于思想炸弹——卡恩尊主最后的自杀性武器——灵魂被其可怕的力量吸走。他死了，同所有绝地和西斯一样。思想炸弹杀死了所有能使用原力的强者。所有人都死了，只有达罗维特幸存，而他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活着。

事实上，鲁桑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搞不懂。无一例外！他来的时候，期待见到的是故事和诗歌里广为传诵的光明军英雄——据说他们是英勇无畏的绝地，为整个银河抵挡着原力黑暗面的攻击。而事实上，他所见到的人类以及其他种族和普通士兵没有差别——一样战斗和死亡，一样在烂泥地里挣扎，一样血溅沙场。

他当时觉得受了欺骗和背叛。他所听过的关于绝地武士的传闻全是谎言。这些人不是风光无限的英雄——他们的衣服沾满烂泥和血污，营地里满是汗臭和恐惧的氛围。而且，他们在打败仗。达罗维特在鲁桑所见的绝地，是一群吃了败仗的丧气货。他们疲惫不堪，没完没了地与卡恩尊主率领的西斯作战。虽然大势已去，却固执地拒绝投降。就算是运用原力所有的神威，也无法重构他们在自己幼稚想象中的光辉形象。

战场的远端突然有动静。达罗维特眯起眼睛，逆着阳光看去。他看见五六个人，正缓缓穿过凌乱的战场，一路收拣着敌我双方死难者的尸骸。他并不是唯一生还者——还有其他人没有因为思想炸弹丧命！

他向他们跑去，可是跑到近处看清这群战场清扫者的面目后，他的



兴奋情绪马上就消散了。他认出这些人是光明军中的志愿军，他们不是绝地，而是效忠于霍斯将军的其他普通男女。思想炸弹杀死的，只是那些强大到能够窥见原力奥秘的人。像这些无法使用原力的凡夫俗子，完全受不到任何危害。但是达罗维特与他们不同。他是有原力天赋的。他此生最早的记忆之一，就是用原力让玩具悬空，哄表妹小雨开心。那时候，他们都还是小孩。那些人之所以幸存，是因为他们平平常常，毫不起眼。他们都不像他本人那样特别。达罗维特的幸存是个难解之谜，这是他脑海中的种种困惑之一。

他向他们跑去的时候，发现其中一个人坐在岩石上休息。想来是因为收拾尸体的工作而感到了疲乏。他年纪已经不轻，应该接近五十岁了。他的脸色看起来疲惫而憔悴，仿佛被这项任务折磨得身心俱疲。达罗维特对这张脸有印象，他住在绝地军营的那几个星期里，曾见过此人，尽管他从未特地去问过他的名字。

他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不禁驻足在原地。既然他能认出这个人，那么这人也有可能会认出他。他可能对达罗维特有印象，可能还记得这年轻人是个叛徒。

绝地的真相让达罗维特感到恶心、反感。他的幻想和白日梦被沉重的现实压得粉碎，他像一个任性的孩子选择了背叛。他受到诱惑，相信了黑暗面力量轻率的承诺。他在战场投敌，加入了黑暗兄弟会的行列。直到现在，他才明白自己错得有多么可怕。

他是在眼见臭虫死去的那一刻幡然悔悟的——表弟的死也有他的一部分责任。他太晚才了解投身黑暗面的代价，也太晚才明白，通过那颗思想炸弹，卡恩尊主疯狂地给所有人带来了末日。

他现在不再是西斯的信徒，也不再渴望了解黑暗面的奥秘。但眼前这位老者作为霍斯将军的坚定支持者，怎么会知道这一点呢？如果他记得达罗维特，也只会记得他属于敌对阵营。

他考虑过逃走。只要转身跑开就好，反正那正在歇气的老者也不太可能追得上他。这曾经是他常做的事情，但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。出于内疚，或者成熟，或者只是想早点看到一切终结的冲动，达罗维特没有逃走。不管命运给他设定了怎样的结局，他选择停下来面对。

他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伐，走到那人休息的岩石前。老者沉浸在思考当中，直到达罗维特已经来到仅仅几米开外的地方，才抬起头看见他。

从他的眼神中，找不到一丝认出达罗维特的意思，他只是放出空洞、恐惧的目光。

“所有人……”老人嘟囔着，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跟达罗维特说话，还是自言自语，“所有的西斯和绝地……全都死了。”

那人转过头，空洞的眼睛紧盯着附近一座小岩洞黑暗的入口。达罗维特明白了老人的意思，全身激起一阵寒意。那入口通往地下，曲折的隧道连接着一个地下洞窟。那里就是卡恩和西斯们集中起来投放思想炸弹的地方。

那老人咕哝着摇头，试图摆脱低迷的情绪。他疲惫地叹口气，站起来，将注意力转移回原来的骇人工作上。他只是对达罗维特点了下头便不再理睬，继续将亡者的尸体用布裹起来，好让他们体面入葬。

达罗维特转向那个洞穴。他又一次冒出了退缩逃走的念头，但幽暗的隧道深处却强烈地吸引着。也许当中有他想要找到的答案，能给所有的死亡和暴力一个确切的解释，让他知道无尽的战争和流血冲突发生的缘由。也许他能顿悟，明白眼下发生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。

他走向洞穴深处，气温逐渐变冷。他能感到自己腹部的刺痛，那是混杂着几分恐惧的好奇。他不知道自己在隧道尽头的洞窟里会发现什么。也许只是更多的尸体，但他决定不再回头。

黑暗包围了他，他暗骂自己为什么不带些照明棒来。他的腰间倒是

有一柄光剑。获得这样一件富有传奇色彩的武器，也曾是诱惑他投效西斯的原因。虽然他为了这东西背叛了绝地，却没有在黑暗中激活光剑来照明。他上一次拔剑导致了臭虫的死。而这份回忆已经玷污了他不惜一切代价得到的心仪之物。

他知道如果自己现在回头，可能再也不会有勇气重新下来。于是他无畏黑暗，继续向前。他走得很慢，延伸意识，试着用原力指引自己穿过这条幽暗的隧道。但他依然不时被坎坷的地面绊倒，偶尔还会磕到脚趾。到后来，他干脆用一只手摸着侧面石壁，以此来把握方向。

他步伐缓慢，但坚持向前。脚下的通道越来越陡，他一直在黑暗中向下攀爬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他发现前面有微光闪耀，是来自漫长隧道的末端。他加快脚步，却被地面上突出的短小石柱绊倒。他惊叫一声，滚下陡坡。等他满身伤痕停住时，已经在隧道尽头。

这里是一间又宽又高的石室。此前吸引他的微光反射在石壁晶体上，照亮了整个洞穴，以至于什么都清晰可见。少数几块残留的钟乳石还高挂在石室顶端，但另外数百根却已经破碎在山洞地面，那都是卡恩引爆思想炸弹时被炸飞的。

那炸弹本身，或者说它残留的部分，还悬浮在石室正中间，高于地面约一米。它正是亮光的来源。乍看上去，它像个椭圆形的金属球，从顶到底，高约四米，中间最宽的部分长约三米。球面呈银灰色，暗淡而模糊，散发着淡淡的光，同时又把洞壁上的晶体反射回来的光线全部吸收掉。

达罗维特站起身，打了一个寒战。他感觉到异乎寻常的寒冷。球体吸尽了空气中的所有暖意。他向前一步，灰尘和废弃物在他脚下发出的声音又闷又空，仿佛思想炸弹不光吸尽了洞内的热力，还吞没了所有声音。

他停下来，倾听周围这异乎寻常的寂静。他听不到任何东西，但似

乎又感到有某种声音存在。一种微弱的震颤从地面传来，导入他的身体。那是来自椭圆球体的一种持续而富有节律感的脉冲。

达罗维特屏住呼吸，下意识地向前迈出一小步。看到没有任何事发生，他呼出肺里憋着一口气，发出一声长久而轻柔的叹息。他鼓起勇气，继续小心地向前。他伸出一只手，但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那球体。

他靠得很近，足以看清那闪亮的表面以下，有很多暗色的影子在扭曲翻腾，就像黑烟被困在球体核心。再向前两步，他靠近到可以伸手触摸的距离。他的手有点颤抖，但并不严重。他向前探身，用手掌按住了球的表面。

他的头脑里一下子充满了极度痛苦的哀号，那是从球体中央迸出的无数尖叫。思想炸弹的所有受害者，都在无尽痛苦中号叫。

达罗维特极力甩开手，踉跄后退，双膝跪地。

他们还活着！思想炸弹消灭了那些西斯和绝地的肉身，让其化为尘土。但他们的灵魂却依然存续，被吸入了炸弹爆炸的中心区域，将被囚困至永远。

他触及球体表面的时间仅有极短暂的数秒，但接收到的冤魂尖叫却几乎让他发疯。那些灵魂被困在不可逾越的球体里，陷入永无止息又难以承受的痛苦之中。这命运是如此悲惨，达罗维特都不忍去想象那些亡魂会有怎样的感觉。

他依然长跪在地，两手徒劳地捂住耳朵。他来这里，本来是为了找到答案和解释。而最终发现的，却是违背天理的暴行。他从本能上完全无法接受如此可怕的行为。

“我不懂……我不懂……我不懂……”

他一遍又一遍重复这句话，蹲在地上，以后脚跟为轴，前后摇晃，两手依旧徒劳地紧抱着头。



· 1 ·

平和欺人，唯行热忱。

借由热忱，吾得力量。

借由力量，吾得权力。

借由权力，吾得胜利。

借由胜利，吾破枷锁。

——西斯信条

达斯·贝恩——卡恩引爆思想炸弹后唯一幸存的西斯尊主——在鲁桑苍黄的日色下快步前行，坚定地穿过饱经战火摧残的荒芜原野。他身高两米，脚穿黑色长靴，身体结实而强壮，迈着迅捷的大步，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威风。他全身散发着阴沉的气息，秃头、浓眉以及暗色的眼眸，加深了这份阴沉。有了这些，他甚至不用穿西斯的黑袍，不用佩带可怕的曲柄光剑，就已经显得很危险——他才是黑暗面真正的代言人。

此刻，他下巴紧绷，强忍着每隔几分钟就会从他脑后袭来的剧痛。思想炸弹引爆时，他本来在很远的地方，但即便那么遥远的地方，他也通过原力感受到了它的威力。其后续影响久久萦绕不去，阵发性疼痛折磨着他的头脑，就像数百万把小刀戳刺着意识深处。他本以为这种疼痛会很快消失，但在爆炸之后数小时，疼痛的频率和烈度反而不断升高。

他本来完全有能力调用原力控制疼痛，让治愈性的能量将自己包裹起

来。但这是绝地的方式，而贝恩是西斯黑暗尊主。他遵循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——他欢迎痛苦，从现实的折磨中汲取能量。他会把痛苦转换为怒火和仇恨，以此点燃心中的黑暗之火，直到这股烈焰再难被抑制在体内，就连身体也似乎开始发出微光。

贝恩这可怕而威猛的形象，与他背后勉强跟上脚步的小小身影对比鲜明。赞娜才十岁，身材瘦弱，长着短短的金色鬃发。她的衣服式样简单到近乎土气：只有一件肥大的白衬衫和一件褪色的蓝外套，两者都破破烂烂，带着连穿了几周积累下来的污点。任何人看见她费力地跟随在贝恩后面，恐怕都很难想象她是这位西斯大师选定的学徒。但表象往往是有欺骗性的。

这孩子身上有强大的潜能。贝恩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已经看到了足够有力的证据，那是不到一个小时之前——两位不知名的绝地死在了她的手上。贝恩并不了解这次事件的具体细节。他是事后来到现场的，只看见赞娜趴在一个巨球人身上哭泣。巨球人是一种有心灵感应能力的鲁桑本土种族，浑身长有绿色皮毛。那两具依然温热的绝地尸体就在女孩身边，他们脖子被拧断，头扭向非常奇怪的角度。

显然，这个巨球人是女孩的朋友。贝恩估计，那两名绝地应该是无意中杀死了巨球人，然后遭到了赞娜的复仇。他们没有发觉女孩身上的潜力，被攻击时措手不及。而女孩在痛彻心扉的不理智状态下，对杀死自己朋友的仇人释放了黑暗面的全部威力。

他们都是残酷命运的受害者，在错误的时间，出现在错误的地点。但如果他们说死得毫无意义，那也是不准确的。在贝恩看来，他们的死，至少帮他看到了这女孩的潜能。某些人会觉得一连串的事件是命中注定的，这两个冤大头绝地之所以出现在那个地方，只是为了促成贝恩与赞娜相会。甚至可能还会有人说，是命运和原力的黑暗面一起作祟，要给这位西斯大师送来一位合适的学徒。但贝恩却没有那么迷信。

他相信原力的强大，但他同样相信自己——他绝不只是预言的践行者，



或黑暗面的一名走卒，只能被动地适应不可避免的结局。对他而言，原力只是一个工具。他借助原力，用力量和计谋开创自己的命运。整个西斯派系中，只有他配得上西斯大君的袍冕，所以也只有他一个人幸存。而赞娜如果想要成为传人，最终也需要证明她自己的价值。

贝恩听见一声呻吟，回头看时，发现那女孩摔倒在地上，因为她一直在费力地追赶贝恩的步伐。她瞪着贝恩，满脸的怒火。

“慢点儿！”她喊道，“你走得太快了。”

贝恩咬紧牙关，忍住脑子里突然袭来的剧痛。“不是我太快。”他语调不变，但加入了严厉的口吻，“是你太慢。你应该想办法跟上。”

她爬起来，拍拍外套上的膝盖部位，以去除最明显的污痕。“我的腿又没有你的那么长。”她反对道，一点都不肯服软，“我怎么追得上你？”

这女孩脾气不小。这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表现出来了。她马上认出了贝恩的身份——一名西斯，绝地的死敌，黑暗面的信徒。但这女孩却一点也不害怕。贝恩在赞娜身上看到能成为继承人的潜质。但显然，赞娜也从贝恩身上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。当贝恩提出要收她为学徒，传授黑暗面之道时，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贝恩现在还无法断定，赞娜为什么这么急于和西斯尊主建立同盟。这可能是出于绝望——她独自一人，无处容身。或者，她也可能把黑暗面看成向绝地复仇的工具，让他们为她的巨球人朋友之死付出代价。甚至还有可能，她只是感觉到了贝恩的极大力量，对此垂涎，想要占为己有。

不管出于什么动机，赞娜反正非常愿意向西斯和她的新导师效忠。但是，她的个性和拜师的意愿，其实都不是贝恩收她为徒的原因。贝恩收她，原因只有一个。

“你在原力方面很强大。”他解释说，语调里还是没有任何情感，也没有表露出他正在承受剧痛，“你必须学会使用它们。召唤它的力量，让它为你所用，就像你杀死那两名绝地时那样。”

他从女孩脸上看出一丝犹疑。“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的。”她咕哝着，

“我甚至都没有想那样做。”她继续说，突然有点犹豫，“就这样自然……发生了。”

贝恩从她语调里听出了一丝负疚感。他有些失望，但并不觉得意外。她年龄还小，现在满脑子困惑，甚至都不懂得自己到底做了什么。她还不明白。

“世上没有什么事会自然发生，”贝恩反驳说，“你召唤了原力。现在回想一下自己是怎么做到的。想想当时发生了什么。”

她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摇摇头。“我不想回忆。”她小声说。

自从来到鲁桑，这个女孩已经遭遇了不可胜数的痛苦和折磨，她当然不想回忆那些可怕的经历。贝恩能理解她的想法，甚至有些同情她。他自己在童年时代也曾承受很多痛苦，也曾被赫斯特——他那个狠心又野蛮的老爹——毒打过无数次。但他已经学会了把这些痛苦的回忆用在对自己有益的方向。如果将来赞娜要继承黑暗面的遗产，就必须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过去。她必须学会从最痛苦的经历中汲取能量，必须有能力转换它们，引导它们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自如地运用黑暗面的力量。

“你现在觉得那两个绝地可怜。”贝恩看似漫不经心地说，“你觉得后悔，甚至同情他们。”他的声调和音量都骤然提高，“但这只是无用的情感。它们一文不值。你需要感觉到的是愤怒。”

他突然向女孩的方向跨出一步，右拳紧握，在空中挥舞着。赞娜因为他突如其来的举动颤抖了一下，但并没有退缩。

“他们的死绝非偶然！”他一边喊一边更进一步，“那也不是什么差错！”

再上前第三步之后，两人之间的距离已经很小，女孩被完全笼罩在贝恩高大的阴影下。她有些畏缩，但一步也没有后退。贝恩止住脚步，一面抑制住脑后的痛苦，一面控制着怒火。他蹲在女孩身边，松开紧握的拳头，然后伸出手，轻轻搭在她肩上。

“现在回想一下，你把原力释放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心里在想什么。”他的声音现在轻柔温和，富有诱惑力，“想想你发现绝地杀死了自己朋友的

时候，心里是什么感觉。”

赞娜低头不语，闭上眼睛。她一动不动地沉默了几分钟，极力回忆此前发生的事。贝恩看到她脸上交替出现的表情：悲痛，哀戚，失落。贝恩的大手按着女孩脆弱的肩膀。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。然后，渐渐地，贝恩再次感觉到她的怒火在升腾。与此同时，原力黑暗面的强度也在增加。

女孩再次抬头时两眼圆睁，眼里燃烧着炽热的激情。“他们杀死了拉。”她恶狠狠地说，“他们就活该去死！”

“很好！”贝恩把手从女孩肩膀上拿开，退后一步，嘴角挂着满意的微笑，“感受这份愤怒，欢迎它，拥抱它。”

“借由热忱，吾得力量。”他继续说，背诵着西斯信条，“借由力量，吾得权力。”

“借由热忱，吾得力量。”女孩复述着他的话，已经开始对此作出反应，“借由力量，吾得权力。”贝恩能感觉到黑暗面在她心中膨胀，不断加强，直到连贝恩也能感觉到那份热力。

“那两名绝地会死，是因为他们太弱。”他说着，后退一步，“只有强者才能生存。而原力可以让你成为强者。”他一面转身离开，一面补充说，“利用原力赶上我的步伐。如果你再落后的话，我就把你丢在这个星球上。”

“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该怎样做呢！”贝恩迈步走开，女孩在身后喊道。

贝恩没有回答。他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，只是这女孩暂时还不明白。如果她真有资格成为贝恩的传人，她应该能自己领悟。

贝恩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向自己背后袭来。目标集中在他左脚后跟，女孩似乎要捆住他的腿，让他无法再快速前进。贝恩转身之后就一直在提防遭到攻击。他已经把这女孩逼上了绝路，如果对方还没有反应，他反而会很失望。赞娜本来预期的，是目标更宽泛、形式更基本的进攻，比如用一股黑暗面力量把贝恩掀翻之类。集中力量攻击一侧脚后跟，这显然是更精确的攻击，表现了她的智慧和狡黠。尽管贝恩早有防备，女孩攻击的力度还是令他大吃一惊。

即使赞娜有这么强大的原力和潜力，但还是不足以抗衡西斯黑暗尊主。贝恩用自己的原力吸收了她这一击的能量，化解之后经过强化，重新向他的学徒攻去。被反弹回来的攻击正中赞娜前胸，力量大到把她打翻。她重重摔倒在地，嘴里吃惊地呻吟了一声。

她并没有受伤。贝恩也没有伤害她的打算。童年时代从父亲那里遭到的毒打，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今天的贝恩，但也让他藐视并痛恨赫斯特。如果这女孩要做贝恩的学徒，就必须尊敬并佩服他。如果她并不想学，或者学习的愿望还不够热切，贝恩就无法向其传授黑暗面的奥秘。赫斯特的毒打教会贝恩的唯一东西，仅仅是如何仇恨一个人，而赞娜已经学过了这一课。

他转过身，冷冷盯着倒地的女孩。她坐在一块光秃秃的泥地上，狠狠瞪着贝恩，显然对遭受的羞辱很不满。

“作为西斯，必须懂得释放黑暗面威力的时机。”贝恩对她说，“还要懂得何时应该隐忍。如果你懂得如何运用，耐心也是一种极好的武器。要是知道如何控制情绪，怒火更可以作为引燃黑暗面的原料。”

她还是怒气冲冲，但贝恩从她表情里看到另外的东西，那是一种谨慎的好奇。她慢慢点头，渐渐理解贝恩言语背后的意义，表情也缓和下来。贝恩还是可以感觉到她体内黑暗面的力量。她的怒气还在，但已经被掩藏在表象之下。她在培育怒火，等待合适的时机来释放它们。

她刚刚学到了西斯的第一课，对贝恩也产生了一点戒备心。戒备，但并无恐惧。这正是贝恩想要的效果。他不需要她害怕任何东西，除了失败。

他再次转头，继续行进。他的脑中又传来一股万仞穿刺般的疼痛，令身体一阵战抖。他忍着痛，感觉身后的赞娜又一次集中原力。不过这次，女孩把它指向自身，用它来恢复和调养疲惫的肢体。

她提高步速，跟在他身后，几乎毫不费力就能全速奔跑。看到学徒已经跟了上来，贝恩继续加快脚步。现在有了强大的原力能量作为后盾，她很容易就能跟上。

“我们要去哪儿？”她问。

“西斯军营。”贝恩回答，“我们需要些旅途中用得着的补给品。”

“其他西斯都在那儿吗？”女孩问，“就是跟绝地作战的那些西斯。”

贝恩这才意识到，自己还没有跟她讲过卡恩和兄弟会的下场。

“世上已经没有其他西斯。以后也不会有，除了我们两个。一名师父，一名学徒。一个代表最高权力，一个渴望得到它。”

“那么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？”她还在追问。

“我把他们都杀了。”贝恩回答。

赞娜似乎考虑了片刻，然后满不在乎地耸耸肩：“那么他们都是弱者。”她简单地判断，“死了也活该。”

贝恩发现，他这个学徒选得挺合适。

• 2 •

瓦伦赛恩·法尔法拉大师的巨型战舰在鲁桑上空的轨道缓缓航行。自从霍斯将军战死以来，法尔法拉成了光明军的统帅。他的飞船外部装点成古代风帆游艇的模样，带着一种古典美。不过，这种华丽也并非人人欣赏，有人就觉得这是赤裸裸的虚荣，并不适合绝地。

乔亨·奥松，光明军的一位年轻学徒，就曾这样认为。像很多追随霍斯的战士一样，他最早也把瓦伦赛恩大师看作一个装腔作势的傻瓜，只关心他那些华美的衣服、金黄色的鬃发，还有其他各种俗艳无用的垃圾。但在面对黑暗兄弟会的战斗中，法尔法拉和他的追随者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慢慢地，而且几乎是不情愿地，乔亨也像霍斯手下的其他士兵一样，开始欣赏乃至尊重这个曾经让他们不屑一顾的人。

现在霍斯将军已经牺牲，在最后的对抗中与西斯同归于尽。他离去之后，正是法尔法拉大师接过了他的旗帜。依照霍斯的命令，法尔法拉组织